

# 武威漢代醫簡簡 73「老瘦者」釋義 —— 兼論「𠄎」「叟」二字字形演變問題

蔡忠志<sup>1</sup>、袁國華<sup>1,\*</sup>

<sup>1</sup>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台北，臺灣

東漢武威漢代醫簡自1972年在甘肅省武威縣出土以來，研究者甚夥。其中簡73有一字釋作「瘦」，却從無異議。筆者考察醫學文獻，疏通文義後，亦同意此釋。但過去的研究，對於「老瘦」一詞尚欠分析，而「以人事感之」一句的意義，亦有待闡述。此外拙見認為該「瘦」字寫法特殊，尤其內部似「更」而非「叟」，值得研究。本文考察甲骨文、秦文字、楚文字之「叟」字，提出漢代通用「叟」字形有三種，一種來自秦文字「𠄎」，繼承象形的甲骨文字形；一種來自楚文字「叟」，是假借「受」字造出；而武威醫簡「瘦」之聲符「叟」寫似「更」狀者，可能是受到秦、楚兩方面影響的第三種。至此可以釐清「叟」在隸變以前字形的流變，也對傳世文獻「叟」、「更」混淆的現象加以解釋。

**關鍵字：**武威醫簡、老瘦者、叟 / 𠄎、受、更

---

\* 通訊作者：袁國華研究員，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11221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1 號，電話：(02)28267843，電子信箱：jkwyuen@nricm.edu.tw  
111 年 7 月 12 日受理，111 年 12 月 20 日接受刊載

## 壹、武威醫簡簡 73 「老瘦者」釋義

東漢武威醫簡殘簡 73 云：

☐病☐老瘦者以人事感之此藥亦中治毒養（瘵）如☐<sup>1</sup>

其中「瘦」字形作「瘵」，似乎外為「疒」、內為「更」（比較牘 85 「更」<sup>2</sup>）。「疒」寫作「疒」，漢隸多見，如武威醫簡之簡 49 「瘵」（病）<sup>3</sup>、牘 84 「瘵」（瘵）<sup>4</sup>、牘 81 「瘵」（瘵）<sup>5</sup>，又居延簡「瘵」（痛）<sup>6</sup>、「瘵」（病）<sup>7</sup>、流沙墜簡「瘵」（瘵）<sup>8</sup>、《隸辨》引馮緄碑「瘵」<sup>9</sup>、《偏類碑別字》引魏鉅平縣侯元欽神銘「瘵」<sup>10</sup>，皆是也。

就此看來，此字之釋至少有「瘦」、「瘵」、「瘵」、「瘵」四種可能（內部更、叟之混淆，詳下文）。其中第四種「瘵」字書中查無此字，只能理解為「瘵」之訛，一如前述。而此第三種可能之「瘵」字見於《集韻》，上聲梗韻有「瘵，病也」<sup>11</sup>；實際文獻

用例暫未見。《正字通》有：

瘵，病也。或曰《詩·大雅》「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傳云「梗，病也」。俗因從疒作瘵。<sup>12</sup>

可見《集韻》所據為毛《傳》，而毛《傳》以「病」訓「梗」，是取「病」表「禍害」（如《戰國策》「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sup>13</sup>）、「憂患」（如《論語》「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sup>14</sup>）等同類意義，並非謂「梗」為「疾病」；而後人誤解，逕用「疒」取代「木」旁，另造「瘵」字，故不宜將醫簡字釋為「瘵」。

又上述第二種可能，乃將武威醫簡該字釋作「人焉瘵哉」之「瘵」字；又注「瘵」可進而通假為「搜」、「蒐」（《公羊傳·桓公四年》「秋曰蒐」，《釋文》出「瘵」，下云「本又作搜」）、「搜」（《禮記·祭義》「達乎搜狩矣」，《釋文》出「瘵」）、「搜」（《莊子·則陽》「內熱搜膏」，《釋文》「本或作瘵」）、「鄆」（《左傳·文公十一年》「鄆瞞侵齊」，《史記·魯周公

<sup>1</sup> 簡文原圖及釋文見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圖版頁6，釋文頁11-12。唯簡文開頭之「病」字，原釋文未認出，陳國清率先補出，參陳國清：〈武威漢代醫簡釋文再補正〉，《考古與文物》（1990年4期）。今就原圖版看，陳說可從，據補。

<sup>2</sup>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圖版頁9。

<sup>3</sup>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圖版頁5。

<sup>4</sup>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圖版頁9。

<sup>5</sup>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圖版頁8。

<sup>6</sup> 引自王夢歐：《漢簡文字類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71。

<sup>7</sup> 引自王夢歐：《漢簡文字類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71。

<sup>8</sup> 引自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526。

<sup>9</sup> 引自「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2016年3月10日）。

<sup>10</sup> 引自「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2016年3月10日）。

<sup>11</sup> 丁度等編：《宋本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21。

<sup>12</sup> 張自烈撰：《正字通》，收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235，頁138。

<sup>13</sup>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9。

<sup>14</sup> 劉寶楠撰：《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629。

世家》作「瘦」)<sup>15</sup>等等，可見醫簡字非不能讀為他字。不過據醫簡句義，「菟，茅菟，茹蘆，人血所生，可以染絳」<sup>16</sup>、「搜，眾意也，一曰求也」（此處數釋義悉採《說文》，「搜」即「搜」，下數字類似，詳下文）<sup>17</sup>、「瘦，南趙名犬瘦瘦」（即「瘦」）<sup>18</sup>、「洩，浸沃也」（即「洩」）<sup>19</sup>、「郟，北方長狄國也」（即「郟」）<sup>20</sup>等等，以諸義讀之，亦不得確解。

如此排除了後三種可能，然後知醫簡字釋「瘦」最妥當。就文義看，「瘦，臞也」<sup>21</sup>在此大致可通，乃初步定醫簡此字為「瘦」（只不過「疒」訛作「广」，如前所述），且讀如字。至若「老瘦者」云云具體何謂，《靈樞·衛氣失常》載云：

黃帝問於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溫寒，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為老，二十已上為壯，十八已上為少，六歲已上為小。<sup>22</sup>

年五十為老，或可代表秦漢時期對老者的一般概念，實際上直至明清時期，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都不高。據劉翠溶的研究，在十六世

紀中至十八世紀中的兩百年間，平均死亡年紀為 50-53 歲。<sup>23</sup> 肥瘦大小指的是表現在視覺上的體型外觀，老壯少小則是指年齡老幼。在〈衛氣失常〉同篇文字中，又有一段以體型肥瘦大小判斷患者血氣盈虧清濁的標準，並藉以作為處方論治原則的文字：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sup>24</sup>

在〈衛氣失常〉篇雖未提到為何要別「老壯少小」？但是在《靈樞·營衛生會》篇則提到「老壯不同氣」、「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藏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瞑。」<sup>25</sup> 是以不管是辨體型的肥瘦大小，還是別年齡的老壯少小，都是為了判別患者氣血盛衰滑澀等體質的基本狀態，以作為後續診治方向的參考。

「老瘦」一詞未見於先秦文獻，但《內經》中載有「痠瘡」一證，《素問·生氣通天論》：「夏傷於暑，秋為痠瘡」王冰注：「痠，老也，亦曰瘦也。」<sup>26</sup> 是「老」、「瘦」互用似有前例。今檢索漢以後醫學文獻，暫僅二

<sup>15</sup> 上數例俱引自高亨撰著：《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761-762。

<sup>16</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31。

<sup>17</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617。

<sup>18</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477。

<sup>19</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566。

<sup>20</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293。

<sup>21</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355。

<sup>22</sup> 不著撰人：《黃帝內經靈樞經》（收錄於《東洋醫學善本叢書》26，大阪市：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年），頁280。

<sup>23</sup> 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2年），頁143-144。

<sup>24</sup> 《黃帝內經靈樞經》，頁281-282。

<sup>25</sup> 《黃帝內經靈樞經》，頁141、142。

<sup>26</sup> 【唐】王冰編注，【宋】林億、高保衡、孫奇校正：《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台北：國立中醫藥研究所，1979年），頁13。

見「老瘦」一詞。<sup>27</sup>醫籍「老弱者」不止一見，《瘍醫大全·卷六·論瘡瘍用汗下藥》引張仲景云：

瘡家雖身體疼痛，不可發汗，汗之則發瘡，苟不審詳，妄為汗下，以致血氣虛損，毒反內陷，少壯者難以潰斂，老弱者多致不救。<sup>28</sup>

中有「老弱者」，所指或與「老瘦者」相同。<sup>29</sup>慧琳《音義》引《考聲》「瘦，羸也」<sup>30</sup>，又引《韻詮》、《字書》「羸，弱也」<sup>31</sup>，說明「瘦」、「弱」義近可能換用。又「少壯」與「老弱」對稱，仍與《靈樞·營衛生會》篇「老壯不同氣」之意無異。醫籍「老弱者」用語大多關乎治療跌撲、外瘡，在這類疾患

中，「老弱者」通常被特別標示須區別對待，如《瘍科心得集·卷下·辨跌打損傷及杖瘡合論》云：

凡跌打損傷，或從高墜下，……治法：凡胸滿脇脹者，宜行血；老弱者，宜行血活血；腹痛者，宜下血；瘀肉不潰，或潰而不斂，宜大補氣血；若打撲墜墮稍輕，別無瘀血等証，而疼痛不止者，惟和氣血、調經脈，其痛自止。<sup>32</sup>

《外科發揮·卷八·杖瘡》云：

胸滿或脇脹宜行血；老弱者宜行氣活血，更飲童便、酒；腹痛者宜下血；血去多而煩躁者補血，如不應用獨參湯；瘀肉不潰，或潰而不斂，宜大補

<sup>27</sup> 【明】薛己（據張志斌〈明《食物本草》作者及成書考〉（《中醫雜誌》，第53卷第18期，2012年9月）一文所考，本書係托名薛己之作）《本草約言》「首烏」條：「（何首烏）乃陰分補血之藥也。……補老瘦，利腰膝……老年服食尤為至要。」（收錄於氏著：《薛立齋醫學叢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頁427）「老瘦」一詞在何首烏養血功效之後，顯見「老瘦」隱含血虛的體質特徵。《證治針經·卷二·咳嗽》引張飛疇《治燥咳論》：「秋冬嗽輒甚，清鬱熱法有兩端。」，其下自註云：「老瘦而脈洪滑者，三補丸加酒炒大黃、貝母丸服，每年立秋前，服滾痰丸三五十粒。」（【清】郭誠勳《證治針經》（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年，頁52））明清醫家所用三補丸的組成以黃芩、黃連、黃柏三味藥為主流。這組三補丸處方首見於宋代《太平聖惠方》第五十九卷「治血痢日夜不止」證下，黃柏散諸方之一。據《太平聖惠方》書中對「血痢」一證的說明：「夫血痢者，由熱毒皆滲血入於大腸故也。血之隨氣，循環經絡，通行臟腑，常無停積，則熱生。」（王懷隱等奉敕纂：《太平聖惠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8年，頁1832）知三補丸原為熱迫血出的熱證所設之瀉火方。《證治針經》病治原文，患者老瘦，血氣不足，理應脈細弱，秋天燥氣當令脈象浮而輕軟，見氣血壯盛的洪滑脈，是脈不應證的邪氣有餘壯火之證，有亡陰之慮，因此用芩、連、柏加大黃，瀉火以存陰之法對應。這兩處使用「老瘦」一詞的醫學用例，大體上仍與上引《靈樞》的論述吻合。

<sup>28</sup> 【清】顧世澄撰：《瘍醫大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年），頁285。

<sup>29</sup> 另外文獻載有「勞瘦」一詞；「勞」字上古韻屬幽部，「老」字屬宵部，韻部相近，而聲母同為來母，二字音近，似有通假的可能性。然而，一則在相近年代古籍中不見「老」、「勞」通假的用例，二則按隋·巢元方的講法：「夫血氣者，所以榮養其身也。虛勞之人，精髓萎竭，血氣虛弱，不能充盛肌膚，此故羸瘦也。」（見《諸病源候論》卷之三「虛勞羸瘦候」）「勞瘦」一詞，勞是病因，瘦是其外顯病徵，與「年五十以上為老」（《靈樞·衛氣失常》）的老字，兩字之間於瘦之病機似乎不存在必然的關係。更重要的是老年人常見因體虛、久病導致劇烈癢癢等頑固性皮膚病，相較之下，各種勞證則不必然與癢癢證有直接或密切關係。綜合上述理由，暫不考慮將句中「老」字視作「勞」的通假字，作為釋讀依據。亦可參注69所列兩文。

<sup>30</sup> 引自宗福邦等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509。

<sup>31</sup> 引自宗福邦等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810。

<sup>32</sup> 【清】高秉均撰：《瘍科心得集》，頁45-46，收在賀菊喬等主編：《中華醫書集成（第十四冊）》（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年）。

氣血。<sup>33</sup>

從此兩例可見，「老弱者」固然區別對待，然未必作為同類患者，倒與其它病癥並列。古代某些醫籍提到「老弱」一詞，經常會自註其體質狀態，以示區別對待的緣由，大體上總不出血枯、精少、氣弱、津燥等範圍。《溫隱居海上仙方》：「中寒中氣厥而殭，朮附加煎蘇合香，惟有老人多氣弱，須吞養正助元陽。」<sup>34</sup>；《聖濟總錄》：「或因病後重亡津液，或因老弱血氣不足，是謂虛秘」<sup>35</sup>；《瀕湖脈學》引《素問·平人氣象論》「脈弱以瀯，謂之久病。」下注云：「病後老弱見之順，平人少年見之逆。〔體狀詩〕弱來無力按之柔，柔細而沉不見浮。陽陷入陰精血弱，白頭猶可少年愁。」<sup>36</sup>；《證治彙補》：「虛火亦有大便乾燥者。如產後病後及老弱血枯便燥是也。」<sup>37</sup>。外傷瘡瘍多失血傷津之證，從這一點不難理解，老弱之人為何要被提出區別對待了。此外，又從與其他病癥並列、治宜、治禁、預後等的現象，可窺見古代醫者對「老弱」者區別對待的臨床思維。

以下因用例繁多，以表列方式於附錄中說明（凡論述相類，僅舉其一作代表，詳附錄）。

據此看武威醫簡簡文，「老瘦者」云云下方有「此藥亦中治毒養（癢）如」八字。其中「毒癢」的毒字可作抽象形容詞，意為劇烈、嚴重的搔癢狀態；《集驗方·治馬昨踏及諸馬物傷人方》：「治馬骨所刺，及馬血入舊瘡中，毒痛欲死方。」<sup>38</sup>；《諸病源候論·心病諸候》：「左手寸口脈沉則為陰，陰絕者，無心脈也，苦心下毒痛。」<sup>39</sup>；《壽世保元·金瘡》：「鐵棘竹木諸刺，在肉中不出，並蛇骨刺入毒痛。」<sup>40</sup>。亦可作為病因毒邪之義；《梅氏驗方新編·外科要訣》載：「凡毒癢有濕癢、有風癢、有虛癢，血行亦作癢。」<sup>41</sup>；《經史證類備急本草·蘆根》：「聖惠方治食馬肉中毒癢痛，蘆根五兩切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分為三服。」<sup>42</sup>。或為病證名，「治青白丹毒癢痛虛腫如吹」（《普濟方·嬰孩門》）<sup>43</sup>；「濕毒癢極」（《外科全生集·卷四·敷藥類》）<sup>44</sup>；「瘡毒癢痛」（《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卷六·大將軍

<sup>33</sup> 【明】薛己撰：《外科發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年），頁135-136。

<sup>34</sup> 【宋】溫大明《溫隱居海上仙方》（收錄於《道藏精華》第13-7冊，台中：自由出版社，1989年），頁13。

<sup>35</sup> 【宋】曹孝忠等編纂《聖濟總錄》（台北：華岡出版社，1978年）卷97，頁1。

<sup>36</sup> 【明】李時珍編著：《瀕湖脈學》（收錄於《李時珍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年），頁1249。

<sup>37</sup> 【清】李用粹撰：《證治匯補》（收錄於《中華醫書集成》第27冊，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4。

<sup>38</sup> 【北周】姚僧垣撰：《集驗方》（收錄於嚴世云、李其忠主編：《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年），頁1242。

<sup>39</sup> 【隋】巢元方撰：《諸病源候論》（台北：國立中醫藥研究所，2002年），頁69。

<sup>40</sup> 【明】龔廷賢撰：《壽世保元》（收錄於《龔廷賢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頁829。

<sup>41</sup> 【明】梅啟照編著：《梅氏驗方新編》第7集（上海：天虛我生，1937年），頁79。

<sup>42</sup> 【宋】唐慎微原著，【元】張存惠重刊：《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集本草》（台北：南天書局，1976年），頁271。

<sup>43</sup> 【明】朱橚編著：《普濟方》（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406，頁30。

<sup>44</sup> 【清】王維德撰：《外科證治全生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年），頁161。

部》)<sup>45</sup>。「如」以下可能為一比喻，言癢之感覺，其猶簡 44 云「治心腹大積上下行如虫狀大痛方」<sup>46</sup>，不過此僅係推測。至於「此藥亦中」之例，前簡 60-67 有類似語，其曰：

治千金膏藥方：蜀椒四升、弓（芎）窮（窮）一升、白芷一升、付子卅（卅）果（顆）。凡四物皆治，父且。置銅器中，用純醢三升漬之卒時，取賁豬肪三斤先前（煎）之。先取雞子中黃者，置梧【栝】中，撓之三百。取藥，成（盛）以五分七一，置雞子中，復撓之二百，薄以涂其雖（癰）者上，空者遺之，中央大如錢，藥乾，復涂之如前法，三涂，去其故藥。其毋膿者行愈，已有膿者潰，毋得力作。禁食諸采（菜）  
置上，良甚，瘡痛瘕皆中之，

良，勿傳也。逆氣，吞之；喉痹，吞之、摩之；心腹痛，吞之；噎痛，吞之；血府痛，吞之、摩之；咽乾，摩之；齒痛，涂之；昏衄，涂之；鼻中生惡傷，涂之，亦可吞之，皆大如酸棗，稍咽之，腸中有益為度。摩之皆三，乾而止。此方禁。又中邠（婦）人乳餘吞之；氣龍（聾），裹藥以穀，塞之耳，日壹易之；金瘡，涂之；頭痛風，涂之，以三指摩疝，吞之；身生惡氣，涂之。此膏藥大良，勿得傳。<sup>47</sup>

照錄全方者，為見一方之體例，以次述方名、藥材、製法、用法，此與醫簡其他藥方別無二致。唯需注意，此方不同於一般病方「對證下藥」，而是一「多功能藥方」，此只需比較該「千金膏藥方」與武威醫簡牘 89 正反面所載「百病膏藥方」<sup>48</sup>的開頭內容：

	簡 60-67	牘 89
方名	治千金膏藥方	百病膏藥方
藥材	蜀椒四升弓窮一升白芷一升付子卅果	蜀椒四升弓窮一升白芷一升付子卅果
製法	凡四物皆治父且置銅器中用純醢三升漬之卒時取賁豬肪三斤先前之	凡四物父且漬以淳醢三升 <input type="checkbox"/> 三斤先 <input type="checkbox"/>

易見，兩方藥材、分量完全一致，就「百病膏藥方」殘餘文字看，製法也似乎相同，是一方二名，然則「千金膏藥方」即「百病膏

藥方」（即退一步講，兩方性質相同可以肯定），換言之，是一方多用之「多功能藥方」。整理者亦云「右牘方劑，與簡 57-58 千金膏

<sup>45</sup> 不著撰人《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收在：《正統道藏》第 28 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605。

<sup>46</sup>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釋文頁 7。

<sup>47</sup> 此數簡之排列尚有爭議，詳見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釋文頁 10。不過簡 64-65（引文中下劃線部分）接連並無異議，因此不影響下文之推理。

<sup>48</sup>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釋文頁 18。

藥方，基本相同」<sup>49</sup>，是也。「千金膏藥方」既一方多用，便在「良，勿傳也」之套語以下，更補充其他病癥之用藥法十餘種，其中即有「又中𠄎（婦）人乳餘口」。「中」表示「合用」（《廣韻·東韻》「中，宜也」<sup>50</sup>，《史記·外戚世家》「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sup>51</sup>），「又中」即謂「也適用於某病癥」。「又中」云云以上則除「此方禁」之套語外仍列舉病癥及相應用藥法，是「多功能藥方」中所需的連接詞。

據此分析，可推測簡 73 性質類似（來自一「多功能藥方」），「此藥亦中治毒癢如」句前同樣列舉一系列病癥及用藥法，而「老瘦者以人事感之」同屬一文，此與上引醫書中「老弱者」與諸病癥並舉一致。至若「以人事感之」，張廷昌謂「用心理療法醫治」<sup>52</sup>，似有其道理，蓋《瘍醫證治準繩·卷四·背部》云：

或問：背發疽有幾？曰：上中下三發，俱在脊中，屬督脈。上發者，傷於肺，發於天柱骨下。中發者，傷於肝，為對心發。下發者，傷於腎，為對臍發，皆由積熱怒氣所致。<sup>53</sup>

此類外瘡部分由「怒氣」致病，確關乎心理層面。然而比較「老瘦者以人事感之」及諸如「鼻中生惡傷，涂之，亦可吞之」，發現「涂之」、「吞之」皆用藥法，而「以人事感之」

如是心理療法，則全不關用藥，一來在此方文不對題，二來不合於老瘦者體質差亟待治療的情況，《外科精要·卷中·瘡出未辨用津潤墨圍論第三十》云：

老弱者若待其自潰，多致不救，治者審之。<sup>54</sup>

是「心理療法」恐是取死之途。由此懷疑「以人事感之」非治病之所以，仍是致病之由。「以」訓「由」，表緣故，《經傳釋詞》「《漢書·劉向傳》注曰：『以，由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曰：『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以，亦由也」<sup>55</sup>。至若「感」與病由合用，可以解釋為感受、觸冒、受影響，《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王冰在《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謂感邪而生病也。」下註云：「外否其氣，而內惡之，中外不喜，因而遂病，是謂感也。」意即不管內生或外受，只要感受、觸冒與人氣所不調和之因子，即可為致病之因由。「人事」一詞又見〈陰陽應象大論〉：「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王冰註云：「人事更易，五藏遞遷，故從而養也。」<sup>56</sup>是以人事的更易，確為干擾體內五臟協調的一種變因。「人事」可解作人世間事可搖移

<sup>49</sup>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釋文頁18。

<sup>50</sup> 余迺永校注：《新校宋本廣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4。

<sup>51</sup> 【漢】司馬遷：《史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頁788。

<sup>52</sup> 張廷昌：〈武威漢代醫簡句讀補正註解（四）〉，《甘肅中醫》，2004年9期。

<sup>53</sup> 【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年），頁1125。

<sup>54</sup> 【宋】陳自明：《外科精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年），頁43。

<sup>55</sup>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頁6。

<sup>56</sup> 【唐】王冰編注，宋·林億、高保衡、孫奇校正：《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台北：國立中醫藥研究所，1979年），頁9。

情志者，如《抱朴子·金丹》「入名山，絕人事」<sup>57</sup>、《抱朴子·至理》「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sup>58</sup>、《抱朴子·地真》「齋潔清淨，斷絕人事」<sup>59</sup>，均以「人事」為負面影響煉丹全生。「感」，《說文》「動人心也」<sup>60</sup>，情志受人事影響而搖移，《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sup>61</sup>是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無感愁之欲」<sup>62</sup>、《大戴禮記·禮察》「哀樂之感」<sup>63</sup>、《孔子家語·辯樂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sup>64</sup>、《論衡·語增》「愁擾精神，感動形體」<sup>65</sup>諸「感」皆是其例。在醫籍情志之為致病之因，更不乏其例，陳無擇《三因方·卷之六·瘡敘論》云：「夫藥（瘡）備三因，外則感四氣，內則動七情，飲食飢飽，房室勞逸，皆能致之。」<sup>66</sup>；《證治心傳》：「一切疾病，或由天時感化，或因情志感傷，或本質偏虛，其成者皆歸二氣為本。」<sup>67</sup>；《醫經原旨·卷六·疾病第十四》「正邪者，非正風之謂，凡陰陽勞逸之感於外，聲色嗜欲之動於內，但有干於身心者，皆謂之正邪，亦無

非從外襲內者也。」<sup>68</sup>

要之，「老瘦者以人事感之」八字分析為一主謂結構，謂「老弱者因人世間事而搖移心志（導致瘡傷加重）」，用為一名詞，作為用藥治療的對象。至於如何用藥治療，可能書於上文，因簡文殘缺，已難推敲，唯不宜將「以人事感之」當做療法本身。要之，老年人往往因年老體虛或久病導致臟腑功能衰退，又血虛陰虧導致皮膚、血管等生理病理變化，這些因素又與內分泌、代謝性、肝硬化、腎衰竭、惡性腫瘤、精神壓力、刺激性飲食及居住氣候環境等因素互相連動，出現皮膚劇烈搔癢等常見、頑固性疾患。<sup>69</sup>此方估計為一「多功能藥方」，而上文「老瘦者以人事感之」見「毒癢」等癥狀亦可以此方論治。

由此可見武威醫簡第 73 簡應該是一醫治劇烈、嚴重搔癢症（毒癢）通用方的殘簡，此句「中」字作「適宜」意。簡文大意为：年老體弱羸瘦之人，若因精神情志等緣故致病，亦適宜用本方治理嚴重的搔癢症。

綜上所論，將字釋作「瘦」，當無疑問，

<sup>57</sup> 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84。

<sup>58</sup> 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15。

<sup>59</sup> 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26。

<sup>60</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517。

<sup>61</sup> 朱彬撰：《禮記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576。

<sup>62</sup> 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258。

<sup>63</sup> 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3。

<sup>64</sup> 陳士珂輯：《孔子家語疏證》（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頁205。

<sup>65</sup> 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39。

<sup>66</sup> 【宋】陳無擇編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6，頁14。

<sup>67</sup> 【明】袁班著：《證治心傳》（上海：國醫書局，1930年），頁3。

<sup>68</sup> 【清】薛雪集註：《醫經原旨》（清寧郡簡香齋本），頁9。

<sup>69</sup> 詳參高秋琳、張海萍：〈老年癢癢症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實用老年醫學》，2016年12月第30卷第12期），頁1030-1033。亦可參尚偉華、王秀麗：〈老年癢癢症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老年醫學研究》，2020年第1卷第1期），頁61-64。



唯其內部「叟」寫作似「更」狀，則有待釐清。此亦非武威醫簡特例。文獻及字書有：

居延簡「叟」（叟）<sup>70</sup>、漢印「𠄎」（瘦）<sup>71</sup>；《龍龕手鑑》「瘦」、《四聲篇海》「瘦」（二者並作為「瘦」之俗體）<sup>72</sup>。

傳世文獻有：

《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廡」，顏師古注「蔡邕以為更當為叟」。<sup>73</sup>

《列子·黃帝》「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張湛注「更當為叟」。<sup>74</sup>

看來「更」與「叟」之混淆，歷來有之。「叟」字源流演變，頗有值得探究者。

## 貳、秦系文字所見「𠄎」字

茲先考「叟」字字形演變之跡。

《說文》無「叟」，但出「𠄎」，其小篆「𠄎」从「火又」<sup>75</sup>，合乎甲骨文「𠄎」（商·前 4.29.1《甲骨文編》<sup>76</sup>）之屬。王襄即謂此等甲文字形「古𠄎字」<sup>77</sup>。至若甲骨文例，「自𠄎」多見（如《殷墟甲骨刻辭類纂》載 3907 反、4634 反、5881 反、7372 反均有此語<sup>78</sup>），饒宗頤認為此「𠄎」是地名，是也。

又有《殷契粹編》1160 片有「毋𠄎已」一語，郭沫若云：

辭言「毋𠄎」即「毋擾」。

對此，于省吾云：

郭謂「毋𠄎」即「毋擾」，非是。𠄎即𠄎之本字…然則毋𠄎已，當係對某物而言，謂毋𠄎索已。

饒宗頤亦云：

𠄎為動詞，即「搜」字。

按在助動詞「毋」後作動詞固不錯，然而「搜」與否，不能從甲骨文文例看出。今且憑「𠄎」「𠄎」之部件對應試作推測。至於「𠄎」之釋義，朱駿聲早云：

从又持火，屋下索物也，會意。

俞樾亦云：

𠄎本義𠄎求也，故書既通借為𠄎，不得不另制𠄎字以別於𠄎。

丁山以「前儒說𠄎字者莫當於朱駿聲，莫精於俞樾」。是諸家見解一致，今暫從之，以𠄎為「搜」（即《說文》𠄎，二種字形關係詳後）之初文。甲文或省屋形作「𠄎」（商·甲 788《甲骨文編》）<sup>79</sup>。至於戰國，秦文字作「𠄎」（睡虎地簡《為吏之道》二一五）<sup>80</sup>，一脈相承，不過察上下文：

<sup>70</sup> 引自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201。

<sup>71</sup> 引自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527。

<sup>72</sup> 二字並引自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2016年3月10日）。

<sup>73</sup>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035。

<sup>74</sup> 楊伯峻撰：《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4。

<sup>75</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116。

<sup>76</sup> 引自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201。

<sup>77</sup> 從此以下王襄、饒宗頤、郭沫若、于省吾、朱駿聲、俞樾、丁山諸說悉引自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3365-3366。

<sup>78</sup>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282。

<sup>79</sup> 引自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201。

<sup>80</sup> 引自張守中撰：《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頁41。

自今以來，假門逆旅，贅壻後父，勿令為戶，勿予田宇。三世之後，欲仕仕之，仍署其籍曰，故某慮贅壻某寔之仍孫。<sup>81</sup>

可見此「寔」文義為「老叟」，自如俞樾所說，是據聲音假借「寔」形而用，乃合乎《說文》釋義「寔，老也」；《說文》又出「寔」或體「𡗗」，寔或从人<sup>82</sup>，是增加義符造區別字，終沒有流傳，後世但用「寔」表「老也」，至於「搜尋」本義，則繁增一手形寫成「𡗗」。「寔」之作為聲符，《說文》尚有「𡗗，眾意也，一曰求也，从手寔聲」、「𡗗，浸沃也，从

水寔聲」、「𡗗，無目也，从目寔聲」<sup>83</sup>、「𡗗，船總名，从木寔聲」、「鄴，北方長狄國也，从邑寔聲」、「𡗗，南趙名犬獫狫，从犬寔聲」乃至引起本文的「𡗗，瞿也，从疒寔聲」等字。

《說文》雖如是，漢代實際用字或自行其是，作「𡗗」（《隸辨》引）<sup>84</sup>、「𡗗」（《字源》引）<sup>85</sup>、「𡗗」（漢印）<sup>86</sup>多有，此形延續至今；當然也有其時正字「寔」，例如「𡗗」（馬王堆）<sup>87</sup>、「𡗗」（漢印）<sup>88</sup>。茲檢諸文獻、字書，就兩類取其文義可知者，表列於次，以見分佈之相同。

漢𡗗邑長（《漢印文字徵》）； 《說文》「寔，老也」；	漢𡗗邑長（《漢印文字徵》）
《說文》「𡗗，寔或从人」；	問者𡗗（《金石文字辨異》引漢無極山碑） <sup>89</sup>
《康熙字典》「𡗗」下云「渠搜，西戎名也」 <sup>90</sup> ；	西尉渠搜（《隸辨》引漢劉衡碑），《書·禹貢》「崑崙、析支、渠搜」 <sup>91</sup> ；
𡗗（瘦）（秦末馬王堆《足療方》，12行）； 《說文》「瘦，瞿也」	殫棄瞿瘦（阜陽漢簡《倉頡篇》，簡34） <sup>92</sup>

<sup>81</sup>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174。

<sup>82</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116。

<sup>83</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137。

<sup>84</sup> 引自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2016年3月10日）。

<sup>85</sup> 引自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1082。

<sup>86</sup> 引自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201。

<sup>87</sup> 引自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527。

<sup>88</sup> 引自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201。

<sup>89</sup> 此字《隸辨》亦引，摹作𡗗，下云「𡗗即叟之變也」，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2016年3月10日）。

<sup>90</sup> 引自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2016年3月10日）。

<sup>91</sup> 曾運乾：《尚書正讀》（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71。

<sup>92</sup> 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倉頡篇〉，《文物》（1983年2期），頁26。

是「叟」「𠄎」為對應的兩種寫法，《龍龕手鑑》「叟…正作𠄎」、《五經文字》「𠄎叟，上說文……下經典相承」<sup>93</sup>，皆是也。至於「叟」形之來歷，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

至或又从由作叟，或又从白作叟，則相承，筆跡之異也。<sup>94</sup>

唯「叟」上部非「白」，則此形未可以部件替換解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云，

戰國文字火旁已訛變失初形。<sup>95</sup>

按何《典》陳列字形二，睡虎地「叟」、齊陶「𠄎」。其前者，原字即上舉「𠄎」，何氏摹寫如彼，殆以為「叟」<sup>96</sup>，筆者則認為是「𠄎」；其後者更不待言<sup>97</sup>。是二「𠄎」固然「火旁已訛變失初形」，終未見「叟」形之端倪。又季旭昇《說文新證》云，

漢簡文字火形與火形結合，再稍訛變就成為後世所寫的叟形。<sup>98</sup>

仍以「叟」形訛變自「𠄎」形之屬，如此須「𠄎」上部左右分裂，此在文字訛變中罕見其例，以下請論此節。

如以隸書論，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論述「隸書對篆文字形的改造」主要方式，曰「改曲為直」、曰「省併」、曰「省略」、曰「偏旁變形」、曰「偏旁混同」<sup>99</sup>，未及分

裂。又趙平安《隸變研究》論「與表音無關的隸辨」，有「直、減、連、拆、添、移、曲、延、縮」凡九類，視其中「拆」之例，如「𠄎」變作「𠄎」、「𠄎」變作「𠄎」、「𠄎」變作「𠄎」，固然為左右分裂，但誠如趙氏所說，「拆的運用，使原字結構更舒朗明晰，更合乎運筆順序和自然節奏」，而「𠄎」如變作「叟」，並未便利書寫，是故性質不同；餘如「𠄎」變作「立」、「𠄎」變作「𠄎」、「𠄎」變作「𠄎」，則皆是上下分拆<sup>100</sup>。此略同葛小軍《漢隸與小篆的構形比較》論「漢隸的合體字源於小篆的獨體字」一類，舉例如「𠄎」變作「要」、「𠄎」變作「寧」等，亦無非上下分拆，且作者謂此「在隸變過程中極其少見」<sup>101</sup>。

即將戰國文字一併考慮，照樣極其少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未列「古文字演變條例」數十條，無一涉及分裂<sup>102</sup>。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論「解散形體」一類，中有「𠄎」（君）或作「𠄎」（二形並出侯馬盟書）例，差堪比擬「𠄎」變為「叟」之可能，而何氏謂此類「很少有規律性」<sup>103</sup>，即知未可輕易類推。

據上述各家研究成果，「𠄎」上部左右

<sup>93</sup> 二書引自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2016年3月10日）。

<sup>94</sup> 【南唐】徐灝：《說文解字注箋》，頁348-349，收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sup>95</sup>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34。

<sup>96</sup> 曹錦炎進而謂「關於叟字構形來歷，徐灝謂是隸變所致，其實睡虎地秦簡已見此形，寫作叟（為吏之道21伍），已在隸變之前」，是直以睡虎地字為叟也。參看曹錦炎：〈說上博竹書《成王為城濮之行》的搜師〉，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97](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97)），2014年。

<sup>97</sup> 況且此字《戰典》提供文例為「叟」，憑此一字文例，尚不好說是否叟字。

<sup>98</sup> 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201。

<sup>99</sup>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頁102-105。

<sup>100</sup> 趙平安：《隸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2-48。

<sup>101</sup> 葛小軍：《漢隸與小篆的構形比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37。



<sup>102</sup>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35-346。


<sup>103</sup>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48。


分裂之說依據不足。又察篆形从火之字如「𤇀」(光)<sup>104</sup>、「𤇁」(𤇁)<sup>105</sup>、「𤇂」(閔)<sup>106</sup>、「𤇃」(炎)<sup>107</sup>等，其火形在後世或變或否，無一左右分裂者；至於𤇄之左右分裂，更絕鮮其例。是故不宜認為「𤇄」上部分裂造成「𤇄」。然則漢及以後之「𤇄」形訛變自甲骨、秦系「𤇄」形之說法，暫難成立，似需另尋別解。




### 叁、楚系文字所見「𤇄」字

楚簡「𤇄」字字形與見諸秦文字有所不同。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有：

子玉  (𤇄) 師，出之 ，三日而畢，斬三人。(甲本簡 2)<sup>108</sup>

子虞  (𤇄/𤇄) 師於汶，一日而畢，不扶一人。(甲本簡 1)<sup>109</sup>

君王命余  (𤇄/𤇄) 師於汶，一日而畢，不扶一人。(乙本簡 1-2)<sup>110</sup>

此「」、「」、「」三字，曹錦炎均讀為「𤇄(𤇄)」<sup>111</sup>，其釋形詳下文(三、)所引，茲不贅；至若「𤇄師」之義，曹文謂：

分析上面三句話語，「𤇄(𤇄)師」所表達的意思，顯然相同。不少學者已經指出，《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有與簡文相對應的故事：「楚子將圍

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通過對讀，可以確定，「𤇄(𤇄)師」表達的意思與戰前進行的軍事訓練有關。但由於諸家皆不識「𤇄(𤇄)」字，故對詞義理解不一，眾說紛紜…張新俊先生認為釋作「𤇄(𤇄)」讀為「閱」，「閱」、「𤇄」均屬餘母月部字，可以相通，「閱師」即檢閱軍隊；陳偉先生疑其字讀為「蒐」，指檢閱、閱兵，𤇄師即《左傳》治兵。

……上已指出，簡文此字應是「𤇄」字。「𤇄」，或作「搜」…當然，從甲骨文看，若將「搜」字視作「𤇄」字之分化，也無不可。「搜」有檢、閱義，《玉篇·手部》「搜，閱也。」《慧琳音義》卷八十三「搜購」注引杜預注《左傳》「搜，閱也。」《慧琳音義》卷八十「廣搜髻彥」注引杜預注《左傳》「搜，檢也。」值得注意的是，「搜師」的「搜」有檢閱之義，也與軍事行動有關，其實早已見之於典籍。《淮南子·泰族》謂：「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高誘注：「搜，簡。」很明顯，古代在檢閱軍

<sup>104</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49。

<sup>105</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485。

<sup>106</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485。

<sup>107</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491。

<sup>108</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46-147。

<sup>109</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45-146。

<sup>110</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51-152。

<sup>111</sup> 曹錦炎：〈說上博竹書《成王為城濮之行》的搜師〉，載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79-84。又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97](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97))，2014年。後文數引曹文即此。

隊時確實可以稱之為「搜」即「𠄎」，而「搜振旅」亦即「搜師」是沒有疑義的，其作用即「以習用兵也」，也就是演練軍隊。又，《漢書·刑法志》謂：「春振旅以搜。」…「春振旅以搜」之「搜」與軍旅活動有關，則是肯定的，也可作為佐證。因此，可以認定，簡文的「𠄎（搜）師」即「搜師」，就是指檢閱軍隊。當然，檢閱的目的在上引《淮南子·泰族》文中已說的很清楚，就是作為軍事演習。從本篇內容來分析，用此訓解釋文中三處「搜（𠄎、搜）師」之義，甚為相符。

須說明，上舉兩例其字讀為「𠄎」抑或其他存有爭議，這裡先列出筆者採用的說法，後文再評介其他釋讀意見。據筆者採用的說

法，則可知楚簡中有「𠄎」或从此得聲之字，視其形，則上部已略顯左右分裂，由此變到漢代及今日之「𠄎」形倒順理成章。因疑漢代實際使用中，「𠄎」形常常不從《說文》及秦系「𠄎」，卻據楚系寫法；果然，則為秦統一文字的「漏網之魚」。至於楚系「𠄎」形何以如此，試析述如後。

楚文字之「𠄎」不作「𠄎」形，殆因該「𠄎」非關甲骨文構型理據，純係假借「受」字字音而周者。「𠄎」心母幽部，「受」禪母幽部，二字音近。義則無涉。茲先表列楚「受」、「𠄎」兩系字之部分文例，以見義之區別，其次釋「受」字形，末說「𠄎」「受」通假一節；最後再論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二「𠄎」形各家釋讀意見。

喬差僮𠄎（受）之。（包山，簡 128 反） <sup>112</sup>	子虞𠄎（搜/𠄎）師於汶，一日而畢，不扶一人。（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甲本簡 1）
鄢喬差宋加𠄎（受）期。（包山，簡 49）	子玉𠄎（搜）師，出之𠄎，三日而畢，斬三人。（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甲本簡 2）
堯番天下而民𠄎（授）之。（郭店《唐虞之道》，簡 25）	君王命余𠄎（搜/𠄎）師於汶，一日而畢，不扶一人。（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乙本簡 1-2）
弗𠄎（受）也。（郭店《語叢三》，簡 5）	
後稷既已𠄎（受）命。（上博二《容成氏》，簡 28）	
長子𠄎（受）其咎。（九店·五六，簡 38 下）	

<sup>112</sup> 此列五例楚簡文字均引自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年），頁 397-400。

由表觀之，「受」、「叟」自無意義聯繫。按「受」早期作「𠬞」（後上 17.5《甲骨文編》）、「𠬞」（孟鼎）<sup>113</sup>，象二人出手受授物，《說文》「相付也」是也。唯構形理據之細節，各家不一其說。《說文》云：

从受，舟省聲。<sup>114</sup>

按許慎以中間筆畫為「舟」省不錯。察上舉甲、金二字，中間皆不省之「舟」，此比較「舟」字寫法如𠬞（粹 901《甲骨文編》）、𠬞（父戊舟爵）<sup>115</sup>即知。依許氏，則「舟」是聲符；吳振武與之，其曰：

可知「受」字本从「舟」得聲。「受」字作「𠬞」雖有簡省，但仍保留了聲符「舟」。古文字中的形聲字形體省化往往只省形符而不省聲符。…二十八年、三十二年平安君鼎銘文「單父上官冢子愷所受坪（平）安君者也」一語中的「受」字作𠬞。<sup>116</sup>

而以「舟」為形符或兼形符，頗不乏人。楊樹達云：

蓋象甲以一手授舟，乙以一手受之，故字兼授受二義。<sup>117</sup>

至於楊氏以「舟」為何物，文中未詳。季旭昇則謂：

但舟形甚大，似不可能隻手授受。…

疑「受」字本為登舟授手，人登舟時重心不穩，授手他人，以便攙扶耳。後引申為物之授受。<sup>118</sup>

又馬敘倫曰：

象舟形者，非舟車之舟，乃槃之初文。<sup>119</sup>

李孝定亦云：

吳大澂氏以舟為承尊之器，是也；唯未知舟實槃之象形，《周禮·司尊彝》云「皆有舟」，舟實凡（槃之古文）字，古文家誤讀耳。<sup>120</sup>

是李氏直以「受」所从之「舟」為「凡」。

對此，季旭昇云：

甲骨文舟、凡二字其實相當嚴格，少有混淆，甲骨文「受」字明顯从舟，不从凡。<sup>121</sup>

至於季氏釋「舟」，前已引。要之，雖中間「舟」形尚可討論，上下二手授受及字義並無異議。其字形，在秦系文字，則除「舟省」一項外變化不大。在楚系文字，則其「舟」上移和一「手」並置，漸由上中下結構變為上下結構，包山簡「𠬞」（簡 277）、「𠬞」（簡 147）、「𠬞」（簡 18）<sup>122</sup>三形適呈現此演化，其末者即前舉與「𠬞」（叟）近似者。此種「近似」，曹錦炎謂，

<sup>113</sup> 二形並引自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334。

<sup>114</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163。

<sup>115</sup> 二形並引自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第七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698-699。

<sup>116</sup> 吳振武：〈釋受並論盱眙南窖銅壺和重金方壺的國別〉，《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51-59。

<sup>117</sup> 楊樹達：《卜辭瑣記》，收在《積微居甲文說·耐林廬文說·卜辭瑣記·卜辭求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75。

<sup>118</sup> 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335。

<sup>119</sup> 引自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第四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49。

<sup>120</sup> 李孝定撰：《金文詁林讀後記》（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年），頁153。

<sup>121</sup> 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335。

<sup>122</sup> 三形俱引自張守中撰：《包山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頁59。












【「受」】上部中間作豎筆，訛之更甚，已難覓「舟」旁，很容易與簡文的「叟」字構形作「𠂔」相混。但「叟」字構形上部略呈尖形，或有可能是有意為之而加以區別。

無如上博九从辵二字「𠂔」、「𠂔」，其內之上部非「略呈尖形」。曹文既云，



楚文字在強調某字（或詞）具有動作意義時常常贅增「辵」旁，如「去」字作「𠂔」、「來」字作「𠂔」、「上」字作「𠂔」等，皆其例。因此，簡文中的『叟』與『𠂔』實際上是同一個字，『叟師』與『𠂔師』所表達的意思應該是相同的。

是定為「𠂔」而無關「受」明矣。倘若曹氏所指「上部略呈尖形」誠為一區別機制，此處二「𠂔」字中，該機制尚未啟用。換言之，該機制為後起，而楚文字「叟」形本來和「受」無別。因疑楚文字「老叟」或「叟兵」義本無其字，但借音近之「受」為之；「受」形不一，終於選上述訛變最甚之「𠂔」；繼而或者如曹文所謂，上部變尖，以為區別機制；其从「辵」者，自是進一步之形聲區別字；至若假借之初作為「老叟」義、還是「叟兵」義、還是其他情況，以材料不足故，暫不可知。要之，推測楚「叟」形無關甲骨、秦篆之「𠂔」，但假借楚「受」為之。

需要強調，該「假借」乃謂造字之法，故字隸定為「叟」，讀如字；並非隸定為「受」，臨時通假為「叟」。其他意見中，即有宋華強隸定為「受」，而讀為「討」，其文曰：

從字形來看，釋△2（按：）為「受」最有根據。張新俊先生已經指出△2與郭店簡《語叢三》5號「受」字（按：）完全相同，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幾個，叟：（上博二《子羔》7）、（郭店簡《語叢三》5）、（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甲9）、（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乙8）。賴怡璿先生又指出△3（按：）所从「受」字見於傳抄古文，其實這種寫法也見於包山簡，叟：（傳抄古文，按：出《集篆古文韻海》）、（包山6）。△1（按：）那種寫法也並不奇怪，可以和戰國燕系的「還」字相對照，（《璽彙》2833），區別只是前者「受」旁的豎筆上多了一個飾點而已。

……疑「受」和「還」當讀為「討」。殷紂之「紂」古書常寫作「受」，出土文獻更是都用「受」字表示。「紂」、「討」同聲符，故「受」、「還」可讀為「討」。《說文》「討，治也。」《左傳》宣公二十八年「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襄公九年「使華閱討右官，官疋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杜預注「討，治也」。「討師」即《左傳》「治兵」之義。<sup>123</sup>

按上文既指出楚「叟」假借「受」造出，則種種字形相合本不奇怪。唯「△2」與郭店簡並非「完全相同」，而有曹錦炎所謂「上部變尖」之差異，此揭示楚簡「受」「叟」已開始分化，是故本文以當時。

<sup>123</sup> 宋華強：〈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考釋（九則）〉，載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主辦：《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 89-91。


為假借造字，而非臨時通假。至若宋文最終讀為「討」，倒不必錯，而可懷疑《左傳》「討軍實」、杜預「討，治也」與曹錦炎所引《淮南子》「搜振旅」、《漢書》「振旅以搜」本為一事，其「討」「搜」音近，時而寫作此，時而作彼；如以字義言，《說文》「討，治也」，段注「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是正字作「討」或許較適宜。又陳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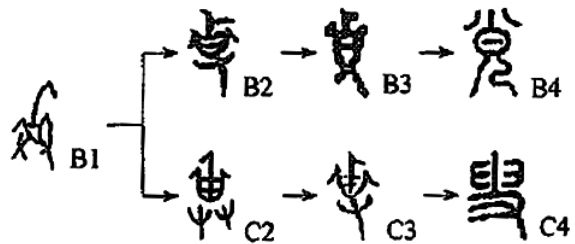
叟，亦作「遘」，疑並讀為「蒐」，檢閱，閱兵。《左傳》宣公十四年：「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杜預注：「蒐，簡閱車馬。」叟師即《左傳》治兵。<sup>124</sup>

按《說文》「蒐，茅蒐，茹蕙，人血所生，可以染絳，从艸从鬼」，段注「經傳多以為春獵字」<sup>125</sup>。是非本字，段注已明言之，杜注但訓文義，非詁字義，故楚簡字不宜讀作「蒐」。




此字另有整理者陳佩芬釋「叟」、「遘」，讀「受」，訓「接受、承受」<sup>126</sup>，然而《左傳》「治兵」文例既有，上博簡「叟師」當與之一致，不宜再訓為他義；孫合肥釋「遺」、「置」<sup>127</sup>，同理不甚妥當。賴怡璇釋「受」，

讀「蒐」<sup>128</sup>；蘇建洲釋「受」讀如字<sup>129</sup>——二者均釋形為「受」而本文不取焉，理由如前述。至若張新俊釋「曳」、讀「閱」<sup>130</sup>，曹錦炎謂「缺少字形上的支撐」，是也。

上博九「」字又有趙平安釋「𠄎」，讀「辨」，其文曰：



(B1《合集》8501反；B2信陽楚簡2.07；B3戰國玉璜箴銘；B4《說文》卷八蒐；C2師酉簋，《集成》4288、4289；C3《侯馬盟書》1.21；C4《說文》卷六𠄎)

《成王為城濮之行》中的a形（按：）應當屬於字從《侯馬盟書》類寫法到小篆類寫法之間的過渡環節。…可以讀為辨。甲骨文是𠄎的簡式寫法，「下」讀為「下𠄎」，也提供了很好的證明。簡文「𠄎（或遘）」

<sup>124</sup> 陳偉：〈《成王為城濮之行》初讀〉（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1)，2016年3月25日）。

<sup>125</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31。

<sup>126</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46-147。

<sup>127</sup> 孫合肥：〈讀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2](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2)，2016年3月25日））。

<sup>128</sup> 賴怡璇：〈《成王為城濮之行》「受」字補說〉，（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1)，2016年3月25日）。

<sup>129</sup> 蘇建洲：〈初讀《上博九》簡記（一）〉，（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6](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6)，2016年3月25日）。

<sup>130</sup> 張新俊：〈《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二則〉，（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1)，2016年3月25日）。



與「師」連用…統讀為辯。辨師猶言辨兵。《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這段話又見於《越絕內傳陳成恒第九》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越絕內傳陳成恒第九》與之相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作「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辨，不可以勝敵」…《鄧析子·無厚篇》則作「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形式上差別很大，但表達得意思則很一致。由此可知，「辯兵」和「習兵」意思相近。

少學者已經指出，《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可與上述簡文對讀，知簡文「辯師」和《左傳》「治兵」相對。可見，讀「𠄎（或𠄎）」為「辨」十分合適。「辯師」就是「習兵」、「治兵」。<sup>131</sup>

趙文又有腳註曰：

從古文字𠄎的字形看，宀下本从火或水，這個特點一直保持到秦漢時期，…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說它「隸辨作𠄎」，是正確的意見。我們不能據後出的訛變字形來釋讀古文字。

前文已提出漢隸「𠄎」來自楚系而非秦系

「𠄎」，是故並非「後出的訛變字形」。然則曹錦炎與本文讀「𠄎」正是以楚簡字解讀楚簡字，並不足為病。至於趙文所用「C4」《說文》篆形「𠄎」，尚有爭議。此字大徐本如此作，云「𠄎，傾覆也，从寸白覆之。寸、人手也。从巢省。杜林以為貶省之貶」；段則改篆為「𠄎」。蔣冀騁云：

段改是。王筠《說文釋例》說：「字从巢省，巢不可割木之上半以連於白也」。字在巢部，白乃巢之省無疑。考《說文》所有言省者，都是省某字之以偏旁，絕無省某偏旁之一半者。因此，巢只能省作白，不能省作𠄎，否則不合全書省形省聲之例。徐鍇云「白與丨即巢之省也」，乃據已誤之形說，不可信。<sup>132</sup>

按「巢」《說文》出「𠄎」，木不可從中鋸斷，蔣說是。據段本之「𠄎」，則楚簡「𠄎」故不宜釋為「𠄎」而當作小篆之前的「過渡環節」也。








綜上所論，楚「𠄎」乃假借「受」字而來，其後再分化出來之字形；上博九「𠄎」、「𠄎」、「𠄎」皆其用例。


## 肆、「更」「𠄎」字形辨析

以上論畢漢以後「𠄎」、「𠄎」二形來歷。至於形似「更」之形諸如上舉武威醫簡及漢印等，則可能和秦文字有關。察「𠄎」之「火」，只需將左右四筆拉平變如「土」狀，

<sup>131</sup> 趙平安：〈釋上博簡《成王為城濮之行》中的𠄎字〉，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85-88。又上博二《昔者君老》「𠄎」字，顏世鉉釋為「𠄎」，讀為「變」，可參見。



<sup>132</sup> 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89。






則「更」形近於「更」（此種「拉平」即漢隸多見，如西狹頌「因」作「」<sup>133</sup>、張遷碑「恩」作「」<sup>134</sup>，試比較《說文》小篆「」<sup>135</sup>）；再者，《說文》小篆「更」作「」<sup>136</sup>，釋「从支丙聲」，本和「更」之「」近似，且《龍龕手鑑》收「」（瘦俗體）<sup>137</sup>，或正揭示二字因秦文字形近而混淆（不過也或是後人誤以「瘦」為「」「更」繼而各別替以小篆所造得）。

另一方面，漢代似「更」之形也可能和楚文字有關，蓋就字形看，前舉上博九「」具有變為「更」形之條件。或注意文獻有類似現象，

《儀禮·燕禮》「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鄭玄注「更，易也。易爵，不敢褻至尊。古文更為受」。<sup>138</sup>

按是篇有「更爵」兩處（另一處為「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sup>139</sup>），亦有「受爵」多處（如「主人北面拜受爵」<sup>140</sup>、「受爵於筵前」<sup>141</sup>、「受爵以降」<sup>142</sup>等等），如誠為二事，在宴飲程序中固不得混淆，況且「更」、「受」意義無關，故「古文更為受」者，不宜以為同義詞替換；換言之，本作「受」、本作「更」，必有其一內容出錯，此中是非茲不論，而鄭玄但從「更」注釋之。又「更」見母陽部，「受」禪母幽部<sup>143</sup>，難於通用，是「古文更為受」者，亦無關字音。

然則關乎字形。先看秦文字「受」形如「」（睡虎地 10.8）<sup>144</sup>，「更」形如「」（《古陶文彙編》5.384）<sup>145</sup>，未致混淆。且鄭司農所謂「古文」當是六國文字。因檢多國「受」、「更」字形。

	「受」	「更」
燕	 （重金扁壺） <sup>146</sup>	（暫無）
楚	 （包山，簡 77）	 （郭店《六德》，簡 33） <sup>147</sup>
晉	 （名瓜軍壺）	 （《古璽彙編》371）

<sup>133</sup> 《西狹頌》，頁 36，收在《中國法書選》（東京：二玄社，1987 年）。

<sup>134</sup> 《張遷碑》，頁 24，收在《中國法書選》（東京：二玄社，1987 年）。

<sup>135</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頁 280。

<sup>136</sup>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頁 125。

<sup>137</sup> 引自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2016 年 3 月 10 日）。

<sup>138</sup> 【漢】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註疏》，頁 300，收在《十三經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sup>139</sup> 【漢】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註疏》，頁 326，收在《十三經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sup>140</sup> 【漢】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註疏》，頁 298，收在《十三經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sup>141</sup> 【漢】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註疏》，頁 302，收在《十三經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sup>142</sup> 【漢】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註疏》，頁 300，收在《十三經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sup>143</sup> 漢語古今音資料庫（<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2016 年 3 月 10 日）。

<sup>144</sup> 引自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頁 335。

<sup>145</sup> 引自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頁 243。

<sup>146</sup> 此列三「受」形均引自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頁 335。

<sup>147</sup> 此列二「受」形並引自季旭昇撰：《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2014 年），頁 243。

以表中所舉而論，楚之「更」、「受」字形殊異，絕無訛混可能；晉之二字亦然。倒是燕、楚、晉之「受」各可能因後人（即用秦系文字者，包括漢代人）不識而誤以為「更」，蓋其形與秦系「更」有相似處。由此推想，鄭玄「古文更為受」殆誠有其事；該本「受」在秦、漢誤抄成「更」，今察武威漢簡《儀禮·燕禮》，鄭玄所注「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一句缺，不過有另一處「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簡 39），「更」作「𠄎」<sup>148</sup>，表明漢代版本確有「更爵」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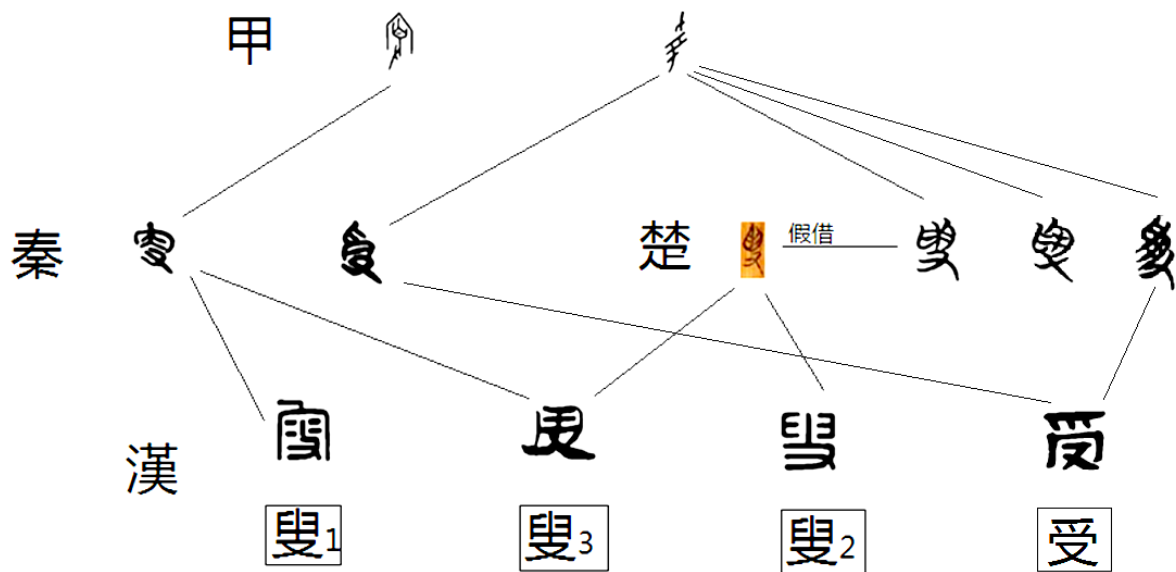
至於古文本子的「受」，由上表看，固不必為楚文字，但這一可能說得通。單以楚簡言，則上舉「𠄎」（受）、「𠄎」（叟）極似，是故如果楚文字「受」足以被後人誤讀、誤抄作「更」，則形近的「叟」可同樣而誤，是故先秦文獻在漢代如有「更」當讀為「叟」、「受」者，可能與楚文字有關（此

中又可能涉及上述楚「叟」、「受」之通假，只是不管有無此一層，因楚文字「叟」「受」形近，均可獨立訛為或誤讀為「更」，故無本質影響）。此所要表示者，既然字形近似至於可能誤讀，則楚「叟」之寫法也可能訛變為「更」狀。

綜上所言，漢人所寫似「更」之形可能由秦文字變來，也可能由楚文字變來亦可能同時受兩方面的影響。至於該字形投入應用，非但見諸武威醫簡、居延簡、漢印如上述，更在東漢或以後用以寫某本《漢書》、《列子》，抄讀者乃以為「更」，越抄越錯，通行本竟定於「更」，須蔡邕、張湛特為指正了。

## 伍、結語

武威漢代醫簡簡 73：「𠄎病口老瘦者以人事感之此藥亦中治毒養（癢）如𠄎」句，



<sup>148</sup>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編：《武威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圖版頁30。

經多方考證確定「老瘦」相當於文獻所載「老弱」一詞，老瘦者意謂年老體瘦之人。「以人事感之」是生病的緣由；「毒養（癢）」是指劇烈、嚴重搔癢症；「中」字作「適宜」意。簡文大意为：年老體弱羸瘦之人，若因精神情志等緣故致病，亦適宜用本方治理嚴重的搔癢症。

此外，綜觀「叟」系字形三種，曰《說文》正字「叟」（叟<sub>1</sub>）、曰實際所見「叟」（叟<sub>2</sub>）、曰實際所見「更」狀者（叟<sub>3</sub>）。據上文所論，製字形演變圖。

是漢代所行之「叟」有三種兩系。一系來自秦，上承甲骨，在漢為「叟<sub>1</sub>」，可能亦影響「叟<sub>3</sub>」；一系來自楚，旁假「受」形，在漢為「叟<sub>2</sub>」，可能亦影響「叟<sub>3</sub>」。如前所述，嚮之學者如徐灝、何琳儀、季旭昇等氏胥謂漢及以後「叟」形乃從「叟」訛變而來；又何琳儀《戰典》摹睡虎地「叟」字為「叟」，復為曹錦炎文引用，直當作「叟」。現在看來，漢以後「叟」源自楚文字「受」，非「叟」之訛；睡虎地簡字則仍是「叟」，顯然秦系之「叟」與楚系之「叟」實涇渭分明。

## 致謝

本文為 2014-15 年度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計畫「武威漢代醫簡釋文校訂及相關問題研究（計畫編號 UGC/FDS14/H15/14）」研究成果之一，特此說明，並申謝忱。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黃帝內經靈樞經》，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26，大阪市：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
-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收入《正統道藏》第 28 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 《西狹頌》，收入《中國法書選》，東京：二玄社，1987。
- 《張遷碑》，收入《中國法書選》，東京：二玄社，1987。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5。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漢〕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註疏》，收入《十三經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北周〕姚僧垣，《集驗方》，收入嚴世云、李其忠主編，《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
-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台北：國立中醫藥研究所，2002。
- 〔唐〕王冰編注，〔宋〕林億、高保衡、孫奇校正，《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台北：國立中醫藥研究所，1979。
- 〔南唐〕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宋〕丁度等編，《宋本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宋〕王懷隱等奉敕纂，《太平聖惠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8。

- 〔宋〕溫大明，《溫隱居海上仙方》，收入《道藏精華》第 13-7 冊，台中：自由出版社，1989。
- 〔宋〕唐慎微原著，〔元〕張存惠重刊，《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集本草》，台北：南天書局，1976。
- 〔宋〕陳自明，《外科精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
- 〔宋〕陳無澤編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6，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曹孝忠等編纂，《聖濟總錄》，台北：華岡出版社，1978。
- 〔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
- 〔明〕朱橚編著，《普濟方》，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李時珍編著，《瀕湖脈學》，收入《李時珍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
- 〔明〕袁班，《證治心傳》，上海：國醫書局，1930。
- 〔明〕張自烈，《正字通》，收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235，頁 138。
- 〔明〕梅啟照編著，《梅氏驗方新編》第 7 集，上海：天虛我生，1937。
- 〔明〕薛己撰，《外科發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
- 〔明〕龔廷賢，《壽世保元》，收入《龔廷賢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長沙：岳麓書社，1984。
- 〔清〕王維德，《外科證治全生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
-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朱彬，《禮記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6。
- 〔清〕李用粹，《證治匯補》，收入《中華醫書集成》第 27 冊，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
- 〔清〕高秉均，《瘍科心得集》，收入賀菊喬等主編，《中華醫書集成（第十四冊）》，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頁 45-46。
- 〔清〕陳士珂輯，《孔子家語疏證》，上海：上海書店，1987。
- 〔清〕郭誠勳，《證治針經》，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
-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清〕薛雪集註，《醫經原旨》，清寧郡簡香齋本。
-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清〕顧世澄，《瘍醫大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

## 二、近人論著

- 于省吾主編  
1999《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編  
1964《武威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 王明  
1986《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 王夢歐  
1974《漢簡文字類編》，台北：藝文印書館。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編

- 1975《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李孝定
- 1982《金文詁林讀後記》，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圃主編
- 2001《古文字詁林（第四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2《古文字詁林（第七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余廼永校注
- 1993《新校宋本廣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宋華強
- 2014〈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考釋（九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89-91。
- 何琳儀
- 1998《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
- 2003《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吳振武
- 1986〈釋受並論盱眙南窑銅壺和重金方壺的國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編，《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51-59。
- 季旭昇
- 2014《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  
宗福邦等主編
- 2003《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  
尚偉華、王秀麗
- 2020〈老年瘙癢症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老年醫學研究》，2020.1：61-64。  
阜陽漢簡整理組
- 1983〈阜陽漢簡倉頡篇〉，《文物》，1983.2：26。  
姚孝遂主編
- 1989《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  
馬承源主編
- 2012《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亨撰著
- 1989《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  
高秋琳、張海萍
- 2016〈老年瘙癢症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實用老年醫學》，2016.12：1030-1033。  
陳國清
- 1990〈武威漢代醫簡釋文再補正〉，《考古與文物》1990.4。  
張守中
- 1996《包山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
- 1994《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
- 張志斌
- 2012〈明《食物本草》作者及成書考〉，《中醫雜誌》，2012.18：1588-1591。  
張延昌
- 2004〈武威漢代醫簡句讀補正註解（四）〉，《甘肅中醫》，2004.9：12-14。  
盛維忠主編
- 1999《薛立齋醫學叢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曾運乾
- 1964《尚書正讀》，北京：中華書局。  
黃暉
- 2006《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葛小軍
- 2014《漢隸與小篆的構形比較》，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

楊伯峻

1979《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楊樹達

2006《卜辭瑣記》，收入《積微居甲文說·耐林頤文說·卜辭瑣記·卜辭求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裘錫圭

1995《文字學概要》，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趙平安

2008《隸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  
2014〈釋上博簡《成王為城濮之行》中的𠄎字〉，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85-88。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

1985《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1990《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劉釗

2006《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劉翠溶

1992《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滕壬生

2008《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蔣冀騁

1993《說文段注改篆評議》，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三、網路資訊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

<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  
2016.03.10。

漢語古今音資料庫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2016.03.10。

曹錦炎

2014〈說上博竹書《成王為城濮之行》的搜師〉，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97](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97)，2014。

陳偉

2016〈《成王為城濮之行》初讀〉，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1)，2016.03.05。

張新俊

2016〈《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二則〉，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1)，2016.03.05。

孫合肥

2016〈讀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札記〉，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2](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2)，2016.03.05。

賴怡璇

2016〈《成王為城濮之行》「受」字補說〉，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1)，2016.03.05。

蘇建洲

2016〈初讀《上博九》簡記（一）〉，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6](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6)，2016.03.05。

附錄：「老弱」一詞見於中醫文獻彙整表

類 型	出 處	原 文
與其他病癥 並列、預後	醫燈續焰·卷二· 沉脈主病第十· 附方	凡老弱、虛人，脾胃經虛，風熱所郁，色黑齒槁，身瘦萎黃，或服甘熱過度，成三消等病。
與其他體質 之人並列、 預後	證治心傳·卷一· 證治總綱	然臟腑因邪氣而暫變者，尚在常理之中，更有變出非常，如老弱、幼稚之質，每有大實之證，竟須峻下，多劑而愈者。
	脈訣彙辨·卷二	如老弱之人，脈宜緩弱；若過於旺者，病也。少壯之人，脈宜充實；若過於弱者，病也。
	本草徵要·石膏	(石膏)氣味俱薄，體重而沉，少壯、火熱之人，功如反掌；老弱、虛寒之人，禍不旋踵。
與其他體質 之人並列	瀕湖脈學·細脈	春夏少年俱不利，秋冬老弱卻相宜。
	本草蒙筌·人參· 蘆	虛羸(音雷)、老弱，膈壅，煎宜。
	本草綱目·卷二	不可吐者有八：性剛暴好怒喜淫者；病勢已危老弱、氣衰者；自吐不止者；陽敗血虛者……
治宜、與其 他體質之人 並列	湯液本草·卷六· 玉石部·硝石	辛能潤燥，鹹能軟堅，其意皆是，老弱、虛人可下者宜用。若用此者，以玄明粉代之尤佳。
	本草通玄·艾葉	(艾葉)老弱、虛人，下元畏冷，以熟艾兜其臍腹，妙不可言。
	傷寒家秘的本· 卷二·治傷寒看 證法則	又老弱，又血氣兩虛之人，有下証者，亦用大柴胡下之，不傷元氣。如其年壯力盛者，不在禁例，從病制宜。
	醫貫·傷寒論	若夫大柴胡湯，則有表証尚未除，而裏証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得以此湯通表裡而緩治之。又有老弱及血氣兩虛之人，亦宜用此。
	不居集·下集卷 之一·風勞	如和解、攻裡二法，法所當用，雖老弱、久病，亦所不避，乃撥亂反正之意，惟要用捨得宜。
治宜	本草彙言·胡蘆 巴	氣不能歸原者，以胡蘆巴為要藥，與人參、耆、朮、歸、地、桂、附、補骨脂、大茴香等輩，大有迴天再造之功，老弱、虛羸之人宜日用之。



## 附錄：「老弱」一詞見於中醫文獻彙整表（續）

類 型	出 處	原 文
	成方切用·卷八上·潤燥門	易老門冬飲子 治老弱、虛人大渴。
	丹溪心法·卷二·燥結十一	凡諸秘，服藥不通，或兼他證，又或老弱虛極，不可用藥者，用蜜熬，入皂角末少許，作錠以導之。
	傷寒瘟疫條辨·卷六·本草類辨·補劑類	（何首烏）老弱尤為要藥，久服生子延年。應節處方，嘉靖驗之，此七寶美髯丹之所以傳也。
治宜、與其他病癥並列	普濟方·卷一百二十·熱痼冷門	保元丹 治老弱、諸沉寒痼冷，小便滑數，大便時泄，腰腿臍腹疼痛，困倦瘦虛食減。
治宜、治禁	本草約言·藥性本草約言·卷之二·木部	（桂）春夏禁服，秋冬宜煎。壯年命門火旺者忌服。惟老弱、幼小，命門火衰，不能生土，完穀不化、腎虛、產後下元不足、榮衛衰微者之要藥也。
治禁、與其他體質之人並列	醫學指要·卷五·傷寒陰毒真假及格陽格陰并兩感指要	既成燥實堅之證，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氣下之，此權宜之霸術。所為諄諄，有虛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湯代之。
	本草從新·卷十三·金石部	（石膏）少壯、火熱者，功效甚速。老弱、虛寒者，禍不旋踵。
	傷寒括要·卷上·不可吐	或老弱、或素虛、或陰虛、或房勞、或胎前產後、經水適來適斷、或脈虛細、皆不可吐。
治禁	本草述鈞元·卷八·芳草部	老弱、虛羸，戒用草果。
	醫方考·卷一·濕門第五	（平胃散）若脾土不足及老弱、陰虛之人，皆非所宜也。
	證治準繩·類方·傷飲食	（《易簡》紅丸子）應老弱、虛人、小兒、妊婦，以其治病不能傷耗真氣，但服之弗疑。
治禁、預後	溫熱經緯·卷一·內經伏氣溫熱篇	雄按：腹滿者宜泄之，老人、嬰兒，不任大泄，既不任泄，熱無出路，老弱、陰液不充之體，涸可立待，故曰死。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rase “Lao shou zhe” (老瘦者, the old and thin ones) on the Wuwei Medical Bamboo Slip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glyphs of “𠄎” and “𠄎”

Chung-Chih Tsai<sup>1</sup>, Kwok-Wa Yuen<sup>1,\*</sup>

<sup>1</sup>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pei, Taiwan

Since the Wuwei Medical Bamboo Slip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unearthed in Wuwei County, Gansu Province in 1972, numerous researchers are involved.

Slip #73 has the following: “Lao shou zhe yi ren shi gan zhi ci yao yi zhong zhi du yang” (老瘦者以人事感之此藥亦中治毒養). The word which we commonly interpret as “Shou” (瘦, thin) was written as “𠄎” in the original text, which is an unusual handwriting. It is thus worthy that we investigate deeper in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is word. From past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conclusion has been made on 4 possibilities: “Geng” (瘠), “Geng” (瘠), “Shou” (瘦) and “Sou” (廩).

After examining the medical literature an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the author agreed to the former interpretation of “Sou” (廩), but the word “Sou” (廩), was written in a special way.

Despite confirming “Shou” (瘦) as the word used in the sentenc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phrase “Lao shou zhe” (老瘦者, the old and thin ones) in other literature. A closer example will be a quote in “Yang Yi Da Quen” (瘍醫大全, A Collection of Treatment to Ucler) by Eastern Han-Dynasty medical expert Zhang Zhong-jing (張仲景). The quote specifically names a certain “Lao ruo zhe” (老弱者, the old and weak ones). “Yinyi” (音義, A Dictionary on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by Tang-Dynasty Monk Huilin points out that “Shou” (瘦) and “Ruo” (弱) carry similar meanings and thus are interchangeable. Hence “Lao shou zhe” should be equal to “Lao ruo zhe”. “Lao ruo zhe” does not necessarily point towards a certain patient-type, but it seems to be referred as symptoms and conditions of such.

This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𠄎” characters of Oracle, Qin and Chu characters, and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𠄎” in the Han Dynasty. One type comes

\*Correspondence author: Kwok-Wa Yuen,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11221) No. 155-1 Li-Nung street, section 2, Pei-tou District, Taipei, Taiwan, Tel: +886-2-28267843; Email: jkwyuen@nricm.edu.tw

Received 12<sup>th</sup> July 2022, accepted 20<sup>th</sup> December 2022

from the Qin script "𠄎", which inherits the shape of the oracle bone form; one comes from the Chu manuscript "𠄎", which is probably a borrow word of "受", in Wuwei Medical Bamboo Slips is written as "更", which may be the third one affected by Qin and Chu. At this point, it is possible to clarify the evolution of the glyphs of "𠄎" before the change of "𠄎", and als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𠄎" and "更" confusion in the handed down literature.

**Key words:** Wuwei Medical Bamboo Slip, Lao shou zhe (老瘦者, the old and thin ones), Sou (𠄎 / 𠄎)、Shou (受)、Geng(更)